

值班主任:孙卫东 编辑:钟 维 组版:雷冬梅



瞻仰仙水坡烈士陵园

□王春亮

春寒料峭,转眼就是清明节了。天空中阴云密布,仿佛清明时节人们无比压抑的心情,是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之情,是剪不断阴隔两隔的牵挂。

我是怀着对烈士的敬仰,走进六盘水仙水坡,瞻仰在陵园里长眠的烈士的。

敬仰是发自内心的。这缘于我曾经是一名军人。瞻仰烈士,如同看望老战友般,有一种亲近的感觉,这也是一种最为纯粹、最为朴素战友情怀。

坐落在六盘水城北凉都森林公园仙水坡的烈士陵园,曾因铁路和城市建设需要两次迁址,最终让烈士在这里安息。

在这个群山环抱,青松苍翠的山岗上,远离了闹市的喧嚣,只有鸟鸣虫鸣,闹中取静,是一处少有的清幽之地。陵园的名字带了仙字,有了仙字便沾了仙气,倒不失为理想的烈士陵园所在地。

沿着175级台阶拾级而上,每一层台阶,沉重的心情就会加重一分。这份沉重来自对英雄的崇敬,对烈士的敬

仰。踏上最后一级台阶,眼前一下子变得敞亮起来。

台阶的尽头是宽阔的凭吊广场,四周松柏苍翠,静谧而肃穆,每一棵树都似乎在诉说着英烈们的不朽功勋。广场东西两侧建有革命烈士英名录陈列室、长廊、休息平台。最为显眼的是矗立于广场中央的革命烈士纪念馆,塔高21米,仰望高塔,庄严肃穆,令人肃然起敬。

塔上书“革命烈士纪念馆”七个红色大字,苍劲有力,分外醒目。伫立塔前,怀着对烈士的敬仰之情,我深深地鞠躬。在抬起头的瞬间,依稀听到战火硝烟中传来的枪炮声,吹响的冲锋号声,仿佛看到了那些英勇无畏的战士,为了民族的解放,为了人民的幸福,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。他们的身影,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,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。

广场的南侧,是烈士们的长眠之地。在青松翠柏掩映下,90名革命烈士在这里安息。其中,红军烈士2名、

在水城解放和剿匪中牺牲的烈士21名,开发建设水城中牺牲的烈士21名,其它原因牺牲的烈士8名,佚名烈士38名。有红九军团党委委员尹自勇烈士、红九军团战士谢金表烈士、中国人民解放军16军47师141团营长黄文书烈士、中国人民解放军15军45师134团指导员冯玉德烈士等。

在每一块墓碑上,都刻上了烈士的名字、生卒年。每一块墓碑,背后都有一个可歌可泣、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。凝视着那一个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,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悲痛。他们曾是父母的孩子,曾是妻子的丈夫,曾是孩子的父亲,但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,毅然决然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

我走到一座墓碑前,轻轻地抚摸着冰冷的石碑,仿佛能感受到烈士的体温和心跳。我闭上眼睛,默默地祈祷,愿烈士的英灵得以安息,愿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。

轻抚墓碑,他们中有的留下了名字

和事迹,让人缅怀和追忆。有的只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,成为了佚名的英雄,他们虽然牺牲了,但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。

瞻仰仙水坡烈士陵园,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英雄,什么是牺牲。

英雄不是天生的,而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普通人。

牺牲也不是无谓的,而是为了更伟大的事业和更美好的未来。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革命先烈的伟大和崇高。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,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幸福。我们应该铭记历史,缅怀先烈,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

站在陵园的高处,眺望远处的山峦和村庄,我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感慨。这片土地曾经历过战火和硝烟的洗礼,但英烈们的鲜血和生命却让它变得更加坚韧和顽强。如今,这里已经是一片和平与繁荣的景象,英烈们融入了凉都的土壤,他们的精神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。

写给爷爷的“思想汇报”

敬爱的爷爷:

远在天堂的您,还好吗?

写这封信,是为了向您汇报我的入党“思想汇报”。经过多年的努力,我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共党员,圆了我的入党梦想,完成您生前对我的嘱托,我在您的“党课”谆谆教导中不断茁壮成长。

入党的意愿,最初来源于您的教导。记得2008年秋,您曾对我说:“你现在上大学了,也20多岁了,可以在学校申请入党,或者我介绍你在咱们村里申请入党。”当时我对入党的认识还比较肤浅,听到您建议我入党,心里真是一片茫然。

您是村主任,也是一名党员,在任的那些年,您带领村民修渠道,种植蔬菜,带领群众脱贫致富。记得有一次家庭聚会,您问我的入党情况怎么样了,我沉默不语,然后您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要抓紧努力喔”。后来您跟我讲了很多我们老家的红色故事,我从那些真实感人的故事了解到当年家乡贵州盘县(今盘州市)有700多人参加红军,能够记录下来的仅有4人,其中王绍清、李平、冯远昌3名老红军就是老家两河的,回想起您曾给我讲述老红军老党员的故事,原来就是这3人,他们参加红军的故事一直激励着我,为了梦想砥砺前行。

2016年至2019年,我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改造、集中攻坚、扶贫政策宣传等工作,实现我所帮扶的10户贫困户稳定脱贫。脱贫攻坚期间,我被组织确定为发展对象,接受组织进一步的培养考察。

扶贫工作中,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最深刻,那是我在驻村参与集中攻坚时,我的母亲因为常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,急需做手术,我没有在医院陪护她,当时爱人打电话给我,让我无论如何都要从村里赶回来陪母亲做手术,我回答说:“因村里集中攻坚任务重,请转告母亲,我暂时不能回来了,因为我已是一名党员发展对象,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。”作为儿子,我没有在母亲生病做手术时陪伴在其身边,虽有遗憾但我并不后悔;作为一名党员发展对象,能在艰难时刻挺身而出,我感到自豪,我越来越靠近组织了。我能有这些思想上的进步,得益于您曾经的每一次“党课”对我的谆谆教导。

2021年,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,全面小康社会已建成。如今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征途上,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关系调整,广东省中山市对口协作帮扶贵州省六盘水市。从此,中山·六盘水通过珠江连接的两座城市,因共同的使命,山水相携,勠力前行,开启了新时代东西部协作新征程。

是您——爷爷您的“党课”,改变了我,也影响了我。我没有辜负您的嘱托,尽管您离开我好些年了,但您对我谆谆教导的“党课”画面,会不时地在我脑海里出现,已深深烙刻在我的心里,为梦想砥砺前行。

愿爷爷您在天堂安好!

您的孙子:胡光贤
2025年3月26日

古公花

□李正辅

悠然的,我的思绪弥漫在整个的春天里。仿佛又回到了那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那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开了,次第的,那鲜红的颜色,让人心醉。这映山红,我们都叫它“古公花”,奇怪吧?你去问问,谁又知道“映山红”了。其实它和山茶花是不同的。我有一种想法,让我心情激荡,你想,清明节即将来临了,断魂人在路上,微风细雨,那杏花村让多少人迷茫!

有谁知道,我们的这块土地上的沧桑?蚩尤之枷,化作了枫林。这“古公花”纪念的又是谁呢?传说有共工怒触不周山的事,解释了很多的自然现象。真神奇啊!流水遇到阻碍就会激起浪花,“刑天舞干戚,猛志故常在。”古公是谁呢?

其实他应该就是“共工”吧,那位撞塌了天的人。他有一种不平,他问颛顼:“凭什么天下是你家的?”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。共工用他的鲜血成就了“古公花”,这是自由之花、民主之花,将一直绽放下去!

在那刀鸣箭响的时代,“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“楚虽三户,亡秦必楚。”那“裂眦穿胸不汝忘”的铮铮誓言,就是中华民族的浑厚载体。这古公花就一年年传递着一个信息——勿忘!

我面对清明节前后灿烂开放的古公花,眼中常含泪水,这种心情,可能很多人不能理解,但当你细温历史,设身处地地想过后,你的心情还有那么的轻松吗?古公花,也就是映山红,这是我们民族的花。

清明寄哀思

□傅柏林

仲秋的一个午后,老苏走了。走得那样安详。

我与老苏相识,从最初的陌生到坦诚相交。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“两山”轮战,还是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,哪怕数十年未曾谋面,我们也一直是心有灵犀、肝胆相照的战友。

老苏是四川大学的高材生,而我却只是个普普通通的高中生。虽然老苏是我的领导,但我一直把他当兄长看待。回想老苏,有件事至今记忆犹新。一次我们去侦察队采访在“两山”轮战中荣立战功的一位老兵。老兵是一位腼腆害羞,性格内向的人。看到我们的到来,半天吐不出一个字。

见此情形,老苏不急不躁。了解到老兵喜欢抽烟、下棋,就从隔壁请来他们的排长。在抽烟、下棋中,在东拉西扯中,老兵渐渐打开了话匣子。他讲起了那些年的战火硝烟,讲起了战友间的生死情谊,讲起了胜利后的欢声笑语。

记得1983年“八一”建军节那天,战士已经就寝,老苏悄无声息地摸进我的房间。我们品茶聊天,促膝谈心。老苏笑着对我说:“你的性格直爽,凡事喜欢挂在嘴上,得理不饶人。在革命队伍的大熔炉里,每个人都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,特别是在南疆这片充满硝烟与战火的土地上,战友之间的情谊显得尤为珍贵。以后说话做事,要站在对方的角度,多为别人着想。”听了老苏的话,心里感到阵阵温暖和宽慰。知我者,老苏也。

老苏的酒量很大,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,他从12岁就开始喝酒。老苏喝酒如同他做人一样,稳重、大度,从不过量。老苏平时不喝酒,就是远道而来的朋友来访,也就二三两。但也有例外。

记得1984年的那个夏天,我和侦察队的52名战友到八里河东山参加边境防御战。出征前,为了鼓舞战士们在战斗中不怕牺牲、英勇杀敌,老苏代表团首长出征战士送上壮行酒。当时,老苏喝了八九两白酒,面不改色心不跳,两眼炯炯有神,慷慨激昂地为战友们朗读了王昌龄的《出塞》:秦时明月汉时关,万里长征人未还。

但使龙城飞将在,不教胡马度阴山。老苏不愧是一名宣传鼓动家,在朗诵中语调激情澎湃、声调高亢,赢得了参战老兵的阵阵掌声。也许我们会在战斗中壮烈牺牲,再也不能回家孝敬父母,但是为了祖国安宁、人民幸福,誓与八里河东山共存亡。

从部队转业,老苏凭借自己的才干和努力进入了蓉城一家报社工作,后来当上了杂志社副总编。老苏是个性情中人,喜欢念旧,是个重情重义的汉子。每次到贵州开会出差,只要有可能,他都会来看看我们这些老部下、老战友。

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2001年,老苏身患癌症。当我到医院看望老苏,他已骨瘦如柴,脚背浮肿,脸也浮肿,多次出现深度昏迷。记得老苏刚确诊患病那年,我们在医院唠嗑,他平静地对我说,癌症到了晚期,钻心地疼啊。此时,他躬身躺在床上,深入骨髓的疼痛,只能靠止痛针减轻一声声哀叹。

老苏走得很安详,离开时,妻儿家人都在身边,此生也算圆满。老苏临终前,用他那温柔的目光,最后一次抚摸他熟悉的城市、家园。

人生如同四季,冬去春来复相如。老苏,一路走好,愿天堂里没有病痛和烦恼。

惊蛰的雨丝缠着檐角,外婆的体温在那年春天永远停在了37摄氏度。寨子里的人都说是寒邪入体,可我知道,这场感冒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——自外公与母亲相继离世,她眼里的光碎成了满河星子,昼夜漂浮在记忆的漩涡里。

“我还有什么活着的价值啊!”这句话起初是落在窗棂上的夜雨,后来成了屋檐下的冰凌。舅妈、小姨和二姨轮值守夜时,总要把煤油灯芯捻得透亮,仿佛光晕能圈住老人飘摇的魂魄。

直到谷雨时节,外婆突然学会用褶皱的微笑编织谎言,把叹息揉进织布机的咣当声里。小姨和二姨终于可以安心回家耕耘那几亩田地,谁也没发现外婆藏起了半截草绳。

腊月围炉时,我跟表姐弟聚在一起,外婆的故事总在烟雾里浮沉。三岁失怙,八岁丧母,像片落叶在旧社会的河流里打转。讲到十二岁遇见外公那夜,外婆枯槁的手指会突然泛起红润:“那天火塘的火烧得真旺啊,火叶子蹿得老高了,老大家(外公父亲)说‘往后这就是你的家’,我手里捧着的洋芋险些滚进火塘。”

那一年的月光见证了两个少年的初遇。从乡政府归来的外公教她认“家”字,说屋檐下养猪养鸡便是家。外婆用井水洗净粗布衣裳,把每个晨昏都缝进纺车的吟唱里。媒人提亲那日,她躲在磨坊数了整夜的玉米,直到公鸡啼破黎明,才发现衣襟上落满被露水润湿的欢喜。

我始终记得外婆戴的毛线帽,褪色的枣红里掺着银丝,像晚霞与初雪的交融。她教我们缝衣裤时,老花镜在鼻梁上跳舞:“女娃娃要像车前草,根扎得深,叶护得紧。”外公的钢笔在文件上沙沙作响,她却能用火钳在灶灰里画出整片星空。

那年我高烧不退,外婆裹着靛蓝头巾背我奔过二十里山路。乡卫生所的白炽灯下,她蘸着温水擦拭的粗糙如老树皮的手掌,却托起了我微弱的呼吸。外公常说她是“铁娘子”,可我知道,那些年拒收的礼金,都是她提着煤油灯陪外公连夜送回。

母亲走时正值深秋。外婆没掉一滴泪,只是把母亲绣的枕套压在樟木箱底。次年清明,她突然开始给外公的墓碑织毛衣,说青石板太凉。我们总见她对着竹椅自言自语,直到某天发现椅背上整整齐齐叠着外公生前常穿的灰布衫。

最后一次收玉米时,77岁的外婆执意不要斗笠和蓑衣。秋雨顺着她弯曲的脊梁淌成小溪,我在檐下看她银发飞舞,恍若看见十二岁那个在雨中抢救谷子的少女。那晚她烧得双颊潮红,却笑着推开药碗:“该去找你外公对账本了,莫看他是国家干部,他算术总不如我。”

阴阳先生的罗盘转向所指,说外婆的墓穴正对当年遇见外公的磨坊。下葬那日,山雾散开处,我看见两座坟莹依偎如并蒂莲。表妹突然指着新碑惊呼——不知何时,有株车前草从石缝里钻出来,在春风中舒展着锯齿状的叶子。

而今每至清明,我总带着女儿去坟前培土。小姑娘学着外婆当年的样子,用狗尾草编成手环:“老祖婆定是又给老祖公缝新衣去了。”山风掠过樟木林,我仿佛听见织布机的声音,在漫山遍野的映山红里,轻轻摇曳着时光。

外婆的河流

□张艳琴

